

不久,我们就将进入金秋九月,这也是很多高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经历了高考鏖战的莘莘学子将迈入他们人生中另一个崭新阶段。

当这些学生第一次徜徉于大学校园时,在他们中很多人的背包里,都会有一本书。这本书曾和录取通知书一起来到他们的身边,也伴随着他们度过暑假,乃至于最初的大学生活,并将长久地存留于他们的记忆中。

这便是校长的赠书。

从“面对面”到“书传情”

不久前,清华大学迎来了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今年进入清华园就读的大一新生,都得到了由该校校长邱勇赠送的《万古江河》,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希望新生能通过这本书,“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这已经是清华大学连续第五年向本科新生赠书了。2015年,一本《平凡的世界》成为当年清华新生收到的第一份“校长礼物”。由此,国内高校也兴起了一场校长为新生(以及毕业生)赠书的潮流,直到今天,该潮流也没有减退的迹象。

事实上,就在2015年,除了清华向新生赠书外,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也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和《千村调查手记》赠送给大一新生。

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前推移,早在1999年,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便开始每年选择60名贫困学生和60名优秀学生代表,向其赠送新书。这一传统,杨叔子已经坚持了十九年。

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华向新生赠书之举,虽然开高校风气之先,但并非“原创”。那么,中国大学校长“赠书”行为的起点应在何时呢?

提到“赠书”,很多“80后”脑中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那篇由现代文学家阿累创作、曾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散文《一面》。文中,鲁迅先生将一本自己所著的《毁灭》,赠送给了当时只是一名卖票员的作者。

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是时,鲁迅先生的行为之所以能令作者感动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书籍还算是昂贵的物品。也正是因此,当时大学校长很少能赠书给学生,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更“廉价”,同时也更加“可贵”的方式——与学生面对面对话。

据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杨永琪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交通大学校长时,曾在每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和新生进行面对面对话,并对学生的学业、生活乃至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比如,数学家徐立志曾在1940年进入交通大学就读,他本人十分喜爱理科,但当时的交通大学只有工科。入学一个月后,他便找到了茅老。茅老感觉他的确有数学天赋,便亲自为他写推荐信,将其推荐到西南联大。最终,徐立志在数学领域学有所成。”



亲爱的同学们：
科学求真，也使人深刻。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万力源泉……
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你们要立志立德，担当使命，诠释出自己的生命底色。
希望你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更好地认识世界、把握未来。

校长的书单

■本报记者 陈彬

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单一高校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过分强调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送一本好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呢?

杨永琪说,由此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更善于与学生直接沟通。

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单一高校的办学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过分强调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送一本好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

经典的魅力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年均出版图书超过50万种,其中新书超过25万种。要在如此浩繁的书海中,找到一本值得赠送给学生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些最终被千挑万选出的图书,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视角对准了学生成长的不同层面。

以清华大学为例,自2015年起,清华大学连续5年赠送给新生5本图书。对此,曾有人做过如下概括:《平凡的世界》引导新生关注时代的责任和使命,《瓦尔登湖》启发新生感受内心宁静的巨大力量,《艺术的故事》鼓励新生在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从一到无穷大》勉励新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科学素养,《万古江河》则倡导新生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积淀。

在这方面,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的用意似乎更加“明显”,因为今年,颜晓红赠送给新生的书籍就叫做《终身成长》。

《终身成长》的作者为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作为大学的第一份特殊礼物,颜晓红在解释赠送此书的用意时直言,希望2019级新生通过阅读,能更好地转变思维模式,在大学里

改变自己,超越自己,朝自己的梦想奋斗拼搏,最终达成人生和职业目标。

有意思的是,或许是一种巧合,抑或是某些著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确具有着独特的意义,总结近年来各高校校长所赠图书,会发现其中具有很多相似性。

比如,2018年,清华大学赠送给新生的图书是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在今年又成了浙江工商大学的校长赠书;《平凡的世界》曾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成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的校长赠书;2018年,《中国哲学简史》被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为校长赠书,而在前一年,这本书已经成为清华的校长赠书,只不过此次赠书的对象变成了应届毕业生……

或许这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经典的独特魅力。

忽略的可读性

打开网络,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大学校长赠书”字条,就会发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大学校长推荐书目”的名单,几乎每年,这份名单都会以不同面目出现,有时是“10所大学校长”,有时是“14所大学校长”,有时则增至“27所大学校长”。出现时间几乎遍布从2014年至今的各个年份,堪称一个微型的“文化现象”。

对于这份名单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但其每年都会出现的频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校长群体作为高等教育领军者,对于公众阅读倾向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这份“校长推荐书单”稍加整理,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部分大学校长(无论是综合类高校还是行业类高校)所推荐的图书,均为人文社科以及历史类的名著,如《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论中国》等。其中,只有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与众不同,他将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选为推荐书目,这也是所有校长推荐书目中唯一的一本通俗类文学作品。

这一现象似乎反映出当前国内大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的现实,但过于明确的指向性,可能会引起某些学生的抵触情绪。

事实上,的确曾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依然以清华大学为例,2017年,该校校长邱勇为新生赠送了《艺术的故事》一书。对此,曾有评论将其与此前两年清华所赠图书作了类比,表示该书较之此前的《平凡的世界》以及《瓦尔登湖》更适合送给学生。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图书倾向性太强。透过书籍,学生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学校希望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而《艺术的故事》则更倾向于通识教育和艺术素养的培养,并无太多的说教性可言。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外知名高校向学生推荐的图书——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将经典科幻作品《五号屠场》列为推荐书目;杜克大学的推荐书目《快乐之家:一个家庭悲剧》主要讲述的是家庭关系;美国西北大学推荐给学生的是一本名为《不方便的印第安人:美国西北部土著居民的有趣故事》的书;哥伦比亚大学的推荐书籍则是荷马史诗名著《伊利亚特》……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美国高校的推荐书目范围更加广泛、题材更加多样;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似乎更加“接地气”,更加关注作品本身的可读性,而这也能给国内大学校长推荐书目时带来启发。

无论如何,当每年暑期,快递到高考考生手中的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一本崭新的名著时;当大学校长在给新生致词时,总不忘叮嘱几句多读好书时。无论对于学生个体成长还是大学文化的形成,都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2019年暑期已近尾声,明年大学校长们又将带着莘莘学子们带来哪些好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校徽故事



校徽中的历史

刘积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徽发展演变的历史,既是学校标志系统本身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目标不断凝练和优化的生动写照。

1953年,顶着“贫油国”帽子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为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以闫子元、贾璋为代表的一批创校前辈,以傅鹰、张更、张锦、曹本熹、武迟、朱亚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精英英杰齐聚北京海淀区九间房村一带,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此后,该院只用了短短7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建校初期,北京石油学院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学校教师和成千上万名毕业生积极参加石油大会战,热情投身油田生产建设一线,为彻底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急需的优秀人才,走出了以吴仪、李毅中、张丁华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人,以王德民、何国钟等8位院士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以及以“新时期铁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王启民为代表的——一批英雄人物。

1969年,北京石油学院整体搬迁至山东东营,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石大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人迹罕至的盐碱滩上建起“干打垒”宿舍、教室和实验室,以艰苦卓越的奋斗精神确保了学校的延续和发展,维系了中国石油高等教育濒临断裂的链条。石大人身居泥巴稻草房,在世界上最简陋的大学教师宿舍里,在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室和实验室里培养出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耀峰为代表的3000多名国家急需的优秀人才,取得了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9项获奖成果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北京石油学院以及华东石油学院时期,学校一直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志。建校40周年之际,已经更名为石油大学的学校才有了初始版本校徽,其后,该版本校标在学校一定范围内应用。后经反复研讨、修改,并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确定了2005年版本。该版本校徽以地球仪为设计主体,突出中国石油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用海浪变幻成的一本打开的书的图案,体现出学无止境、浩如大海的意境,象征着中国石油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暗喻着生命、力量、永恒和发展。

在新的办学形势下,原有校徽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已不足以涵盖和体现学校新的办学理念 and 办学特色。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和反复研讨,并经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讨论,确定了2008年版的校徽。2008年6月17日,学校正式下文确定校徽。

新版校徽为圆形徽标,由核心图案、建校时间与中英文校名组成。核心图案为学校标志性雕塑“创造太阳”的抽象体,下方为学校的建立年份“1953”,外环弧形上部为英文校名,下部为中文校名;徽面颜色为学校标准色深蓝色,中英文校名颜色为白色。深蓝色是学校标准色,代表厚重、稳重、宁静与智慧,寓意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与惟真惟实的校风;蓝色象征着大海,代表着能源发展的广阔前景。

新版校徽的设计既体现了学校厚重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又寓意学校能源特色和未来发展。“创造太阳”雕塑由著名雕塑家唐大禧所做,主体是一个女大学生,象征开发能源的人,上方圆球象征太阳,寓意能源,周围的不锈钢短管比喻太阳辐射的万丈光芒,管道象征油气集输管线;女生上方管道是书脊和书背抽象设计,象征书山有路勤为径。女生衣服飘带带两层寓意:一是象征着海上的波浪,二是象征着一层层的地层,象征学校的能源开发来源于海上和陆地。底座恰似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雕塑整体将大地、海洋、太阳和人体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自然循环的整体。整个雕塑寓意运用知识能源开发物质能源,创造出一个新的太阳。

校徽是学校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校徽彰显的精神和力量将激励石大人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早日实现石油学科领域世界一流、多学科协同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国石油大学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宣传部副部长】

人文教育大家谈

艺术探索的场域与视界

■蔡劲松



蔡劲松

20世纪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不知不觉间,北航艺术馆已走过了十四年历程,作为其立馆之本的两年艺术邀请展,迄今已办到了第七届。

在一所以理工学科见长的“双一流”学府创办一座艺术馆,初衷是使师生在校园日常生活中,足不出户地感受到艺术的鲜活气息。说得更大一点,就是期望通过艺术创造、艺术审美、艺术传播,提升大学的精神、气质与韵味,让一所大学充满“想象力”,让艺术介入校园并成为大学师生的心灵滋养,成为大学人文艺术教育的一种自觉与必然姿态。同时,也期盼这样的理念与认同,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中,担负起文化构建与教育者之使命,为凝聚一种“慢下来”的能力,培育难能可贵的“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语)的心性,作出务实的探索和努力,起到点滴启示性作用。

现在看来,经过十多年的坚持,上述期许一定程度初现端倪。在公益性、专业化、高品位的定位下,北航艺术馆得到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的支持,每年举办的20场左右公益展览,不仅是一次次大学艺术学术策展理念的集中反映,亦是众多参展艺术家共同艺术理念的映射与主张。在此基础上,本届双年展亦是希望透过艺术家们的作品,进一步反思和探讨当下艺术创作的场域与视界,及其在

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给更多的人,当然也包括大学人文教育的受众,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何谓“场域”?场域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一般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磁力的空间。后来,场域理论延伸到社会学等领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与方法。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作为现代场域理论的主要构建者,把一个场域定义为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布迪厄在其场域理论中,融入了社会学、哲学、艺术、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内容,他还研究过政治场域、宗教场域、美学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具有十分丰富、复杂的内涵,为艺术场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借鉴。

譬如,在当下,艺术场域何以成为一个艺术主客体关系的网络或形构?在传统文化传承及社会文化发展体系中,艺术场域是否能真正构建一种相对独立的、区别于其他场域的特殊领地与公共性、创造性文化艺术价值传递空间,并成为社会文化中蕴含生气与力量、活力与潜力、精神与审美的存在?这些都需要当代艺术家进行不断思考和求索。实际上,就艺术家个体而言,艺术的场域应当是其创作理念指引下的创作行为及作品传播的范围所产生的影响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场域并非仅仅是单纯空间物理环境,也包括精神空间、传播空间、受众群体等与艺术家的创作行为相关联的诸多因素。于是,艺术家的创作如题材、图式、笔法、

形构、色彩、语汇等,虽然是独立的个性化、私人化创造,具有诸多个人风格烙印的特质,但这样的创作一旦呈现为“作品”,就不是孤立的了。观众会寻味其作品,在各自的生命经验下,对作品作出各种各样的研判。在社会公共文化传播空间中,艺术场域大致由此铺展、集聚而成。对艺术家而言,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你在画(塑)什么、表现什么;对观众而言,就是你在看什么、感受什么。

其次,何谓“视界”?无独有偶,视界同样出自一个物理学概念。其中,一种定义是指一个事物、事件能被观察到的那个时空界面;另一种是指黑洞的边界或黑洞的界面,因为在黑洞里发生的事件,一旦被黑洞外的人观察到,但这样的视界依然是存在的。这样的概念倘若衍生到艺术创作领域,似乎可以认定艺术“视界”的关键,主要在于艺术家的思想理念可以抵达的范围、技艺风格能够展现的面貌,以及作品最终呈现所喻示的想象力、艺术张力、审美感应、文化感受等。

说到底,艺术探索是一场关于艺术场域构建与艺术视界拓展的长征。重要的是艺术家及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的呈现。艺术家不是史学家,但艺术家应该通晓古今、中西艺术流变的基本脉络,应该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创作方位,树立自己的创作立场、理念、途径和方法。还应看到,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数字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角落,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着巨大冲击与挑战,艺术家对此更应有清醒的认知,更应不断调整、摆正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创作方位。从古至今,无论艺术家和理论学者为古早及现代艺术贴上多少标签,划分多少主义或标准,例如原始主义、构成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凡此种种,艺术在本体上的概念、内涵及外延似乎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艺术就是艺术,即使艺术的介质及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的特殊身份与特性,艺术的场域拓展与艺术家的视界可能,依然是使其成其为艺术的根与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在精神指向、文化内涵、审美追求、题材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发育不全、自信不足、精神没落、人文丧失、审美失衡、创新不够等困境和危机。重新构建中国当代艺术完整的历史观、世界观、艺术观,构造独特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DNA,尤其是在承接深厚的精神传统与人文史镜像、领悟深刻的哲学意蕴与诗性智慧、塑造丰富的意象形态与审美特质等方面,做出不懈探索与努力,是当代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使命,亦是他们真正实现艺术创新、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北航艺术馆馆长,本文为作者为2019年北航双年艺术邀请展所做序言,有删减】